

河东风物

古夏县城池沿革

□李思虎

《光绪夏县志》卷二《建置志·城池》中,记载了古夏县城池的沿革与变迁:

县城土身砖堞,似龟背,门五:东曰朝阳,西曰安定,南曰南阳,北曰北固,东南曰云路,周五里一百三十七步,高三丈五尺,池深五尺,创建于元魏神麴元年,明景泰初,知县雷缙增筑,正德间知县杨枢重修。嘉靖间地震圮,知县李溥重修,高厚于旧,复增崇北楼,女墙砌以砖。隆庆间,蓬池水涨,西北隅时圮,知县陈世宝补筑,并修护城堤。万历十八年知县高奎加南门城墙五尺,改建重楼六楹。崇祯三年,流寇作乱,知县许周、袁葵以城圮不足恃,相继修葺,加高厚各五尺,国朝顺治六年,南城楼被贼焚毁,东西北门楼俱残,康熙四年,知县罗于廷重修四城楼,二十一年知县史晟、四十六年知县蒋起龙继修,乾隆十九年知县陈佩倡修,署知县张廷猷、陈铎接修,至二十五年,知县梅士杰经理告成,二十七年,知县李遵堂以城东北近河,于城下砌砖三层,高七尺,护以石堤,高四尺,厚三尺,又筑石堰于城东门外,坚厚巩固,永防水患。同治六年,贼犯垣曲,邑戒严,知县陈世纶浚四城外池,宽五尺,深八尺,补修南北郭门,更名南门为迎薰,北为拱极。

掐指算来,北魏神麴元年(公元428年)到清同治六年(1867年),这座城池竟有1400多年历史了,夏县实乃历史悠久、文脉绵长的千年古县。悠悠千载,其间县城两度被毁:一是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,据史料记载,除文庙正殿外,城内其余建筑“俱圮毁”;一是顺治六年(1649年),叛军烧毁了四座城楼,其后花费20余年复建,到梅士杰时才大功告成。



文中提到了16位知县(包括两位代理知县张廷猷、陈铎),或增筑、或修缮、或重建。其中有3位知县,造城贡献颇大:一是李溥,嘉靖四十四年进士,次年任夏县知县,史书称其“政平讼简,用省民安”,后升户部主事和陕西副使;一是李遵堂,据《光绪夏县志》卷六《宦绩》中记载,他在任时颇有作为,移建温公祠,修白沙河堤,异常坚固,历经百余年未尝冲垮,百姓立碑称“李公堤”,他还重修县志,增建城隍庙左右廊舍,捐修署内东仓,重修水头镇西门堡,立北卫村义学等;三是陈世纶,审案严明,治事奋迅,修白沙河堤,修复青台等,当地百姓在青台上立“四公祠”,陈世纶即是其一。

其次,我们还注意到,五座城门的取名颇具匠心,耐人寻味。其实,古人在大到都城、小到地方城堡的命名上,都非常讲究,既考虑了方位星象,又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故事,蕴含着深远的寓意和象征意义,也有祈福和教化的愿望。

如朝阳门:这座城门朝东向阳,



抗战时期山西夏县古城门

每天第一个见到太阳;安定门:祈愿社会安定、稳定之意;东南门叫云路门,显然与风水颇有联系;拱极门:寓意四方归向,众人共遵;迎薰门:迎来吉祥和美好,喜庆大吉之意。

一座城池,历经千年沧桑屹立不倒,何来如此强大的生命力,古人为何如此重视城池建设?因为冷兵器时代,城池可以保护城内居民和统治者免受外敌及自然灾害的侵扰。城墙、城楼、吊桥、护城河、瓮城等防御设施,可以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,保护城中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总之,城池在防御、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、生态和社会秩序等方面,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。1947年7月夏县解放后,古城池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新社会开启新生活,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创建自己的新家园,古老而又年轻的县城焕发出崭新的生机与活力。久久为功,现如今,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“文化之城、康养之城、绿色之城、活力之城”已经悄然崛起。

文化小考

“泓芝驿”与明清官道

□刘光

泓芝驿镇,位于盐湖区西北部,以出产酥梨和“糖豆角”远近闻名,是盐湖区唯一名字中带“驿”字的村镇。古道沧桑,悠悠数百载,镇名中的“驿”字,承载着怎样独特的历史记忆呢?

“泓芝驿”在明清时期的变迁

置邮驿而传命,是中国历代王朝解决远距离通信,维护其统治的必不可少的措施。驿站往往肩负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重要作用,因此大都建在“官道”的重要关口。驿站承载着古代官道的历史记忆,其兴废也常常体现出道路交通的沧桑变化。

明清时期,在今天盐湖区行政区划范围内仅设有“泓芝驿”一处驿站,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对其变迁略作叙述:

明朝时期,在解州安邑县设立泓芝驿,设立驿丞一人(据《明会典》、万历《山西通志》等);

清雍正年间:泓芝驿,马七十七匹,马夫三十九名半,厂夫九十名(据雍正《山西通志》);

清乾隆年间:泓芝驿,设驿马六十二匹,马夫三十一名,厂夫九十名(据乾隆《安邑县志》);

清嘉庆年间:泓芝驿,在安邑县西北四十五里,旧有驿丞,今裁(据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);

清光绪年间:泓芝驿,额马七十七匹,马夫三十八名半,厂夫九十名(据光绪《山西通志》)。

另外,光绪《安邑县续志》对泓芝驿又有更为详细的说明:

原设铺递一十二处,咸丰四年三月奉文裁汰,仅留十之二于泓芝驿……泓芝驿额设驿马六十二匹,马夫三十一名,厂夫九十名。后在高平县拨增马二匹,夫一名。凤台县拨增马八匹,夫四名。襄垣县拨增马一匹,夫一名。阳高县拨增马二匹,夫一名。宁化厅拨增马二匹,夫一名。现共马七十七匹,夫三十八名半。近因涑水为患,移驻北相镇,仍沿泓芝旧名。

从以上地方志的记载,我们可以对泓芝驿在明清的变迁略作梳理:第一,明朝开始设立泓芝驿,并设立驿丞一名,至清嘉庆年间废除驿丞一职。第二,乾隆时期,泓芝驿的规模有一定缩小。第三,清光绪时,由于周边急递铺的裁撤,泓芝驿的规模又有一定增加,同时由于水患,泓芝驿曾一度移驻北相镇。

总而言之,尽管泓芝驿在明清时期几经变动,但仍是朝廷的极冲大驿,在国家的交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泓芝驿与明清官道

明清时期,山西是卫戍京师的战略要地。特别是在清代,山西南线驿路是连接京师与“关中”两大战略要地的重要交通线路。结合《清会典》及光绪《山西通志》的记载,当时从京师到关中,所经历的山西南线驿路(主要介绍今运城境内的驿站)如下:

由阳曲县驛分道向南,80里至徐沟县同戈驛……80里至闻喜县涑川驛(今闻喜县桐城镇西官庄村),90里至安邑县泓芝驛,70里至临晋县樊桥驛(今临猗县七级镇樊桥村),70里至永济县河东驛(今永济市蒲州镇),70里至陕西潼关厅潼关驛(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港口镇)。

作为沟通两大战略要地的要路,泓芝驿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,这也是明清一代始终维持驿站规模的重要原因。

今天,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交通线路四通八达,公文传递、货运往来不再依靠驿站接续、牛马车载,大西高铁的开通大大便利了山西与关中地区的联系,其实我们只要仔细观察大西高铁的线路,会发现其与明清官道的线路有不少重合之处,这在某种程度上,不得不说也是一种传承。如今,明清泓芝驿站的遗迹早已湮没在陈迹中,只有“泓芝驿”这个名字依然保存,保留了明清官道的历史记忆,同时也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变为现实。

文化动态

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百家讲堂

探源《儒家哲学与河东文化》

运城晚报讯(记者 王捷)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任能,讲信修睦……”12月18日下午,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议室内座无虚席,新一期百家讲堂在这里开讲。文学博士,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特聘教授李安纲,为在场近百位传统文化爱好者作了一场关于《儒家哲学与河东文化》的精彩讲座。

河东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,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,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,深入研究儒家哲学与河东文化的渊源,对于增强文化自信、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。

讲座中,李安纲引经据典、旁征博引,巧妙地把甲骨文结构特点与河东及其周边地理风貌、河东地名、传说人物、历史典故等相融合,以“蚩尤”“鲧”“禹”“女娲”“伏羲”“嫫祖”“华胥”“雷首山”“九峰山”“五老峰”等为例进行解读,印证了中华文化的起源在河东这片土地,并通过“五老守河图”引申出“孝道”文化。



他以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孝道文化进行串联,以《弟子规》等典籍,表明“孝道”的主体是“你”和“我”,尊老爱幼才能继往开来,提出“孝”是中华文化的特色,进一步阐释了注重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的儒学与河东文化的关系,儒学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推动作用,以及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不同内涵,也进一步印证了儒释道文化皆是从河东起源。

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博得

阵阵掌声,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“其尔万方有罪,在予一人;予一人有罪,无以尔万方”等儒学经典名句所提出的为人处世之道,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。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,此次讲座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让大家开阔了视野,既了解了甲骨文等文字演变过程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,也对儒家哲学与河东文化的丰富内涵有了新的认知。